

采访主题：四川 5.12 地震遇难学生家属灾后经历

被采访人：江福海（男，48 岁，东汽中学遇难学生江任轩的父亲）

采访时间：2010 年 9 月 7 日

江福海：我叫江福海，四川省绵竹市人。我的孩子是九一年出生，孩子地震那天刚满十七岁。

地震之后，我先是找到我老婆，然后到学校。到了学校，当天是乱作一团。第二天是下大雨，上午十点开始下大雨，一直下到晚上。第三天是大太阳，我们站在那里，已经能闻到尸体的臭味了，到处都能闻到尸体的臭味。看到这个救援队、消防队，有乐山消防的，过来参加救援。但是这些消防队里面，不管是乐山消防还是德阳消防，这里面有几个消防队员救人比较积极，有几个就是坐在那旁边，就当没事一样！家长又不让进去。有的家长强行进去，进去也没辙，因为那里面全是预制板和水泥过梁。自救队起不了什么作用，因为没有大型机械。等到第三天北京救援队来的时候，就是陈岩他们来的时候，采取老鼠打洞的方式，从那里面救了十三个活的出来。

当时他们连那个学校也不让刨了。但当时有几个家长是自救队的，几个家长站在那里就不走，就不让救援队走，后来终于在第七天把孩子的学校清理完了。要不，他学校也不让你进，也不让你清理了。

当时有一个家长是东汽救援队的，我们比较熟悉，都是一个班的。我告诉他我们孩子衣服、裤子什么样。第七天的时候，他给我老婆打了个电话，当时我的电话没电了，告诉我老婆说，看到你孩子了，就是死在那一堆里面，就是我给你说的那 43 个里面。只有几个身上有伤，其余的都是捂死的，脸是紫色的。整个就一起清理，埋到万人坑里去了。旁边那个汉旺小学，它是租的东汽的学校，有两百多个孩子也全被砸死。当时尸体用三轮车拉出来，一个三轮车像拉死猪似的，七、八个、五、六个、十来个，一车一车往外拉，下面压着的呢，就拉不出来。

给我印象最深的一个细节就是，孩子有叫救命的、有相互鼓励的、有在下面叫名字统计人的……他们相互在下面用声音喊。到第二天下午的时候，就听到唱歌，孩子在下面唱歌，唱歌唱到晚上就基本没声音了。孩子在地震下面唱歌，统计完了，唱着唱着，慢慢的、慢慢的三四个小时之后没声音了。这个是永远忘不了的，太惨了。这个细节包括他们家长和东汽救

援队都知道。陈岩救援队来的时候已经没唱歌声了。（哭泣声）从来没碰到过这个事情。

他那个班好象是 43 个人，活下来的只有 11 个，其中有两个是好手好脚的，剩下的有几个是高位截肢。

我们在孩子死亡的地方呆了四天四夜。当时把所有死的孩子抬到体育场的操场上，就是靠东汽医院的那个操场上，摆得满满的都是尸体。每摆一个尸体，他们都有照片，孩子的尸体都有照片，当时的编号是 326 个，实际上他们上报的数目是 240 个。这个名单从来没有公布过、没有向外贴过。我说得编号 326 个死的学生，照片贴过，就几天时间，照片就收了。贴在哪里呢？就是县教育局大门那个地方，有一个广告牌，当时有一个宣传橱窗，就贴在那里面。只贴了几天时间。

找班主任现在都不敢说了，要说就马上让你下课，工作就没了，就这种情况。我记得东汽中学高中班有一个姓牛的，那个老师敢说话，但是后来工作差点就没了。

政府肯定有错，这几个人肯定是有错，但是涉及的人太广，主要就是涉及面太宽。

当时我们绵竹市委书记蒋国华，什么措施都没有采取。晚上十点多，蒋国华书记来过一次，在那个地方站了不到三分钟时间，就走了，站了不到三分钟，什么措施也没有，就说让东汽的自救，他就走了。

我记得抢救完了之后，我们有几百个家长去找他，派了三个代表，让他给我们一个答复。三个家长代表中，有我一个，东汽一个姓林的家长，还有一个女的。那个女的找到他之后，就骂人，没说什么。我就问他第一句话，请你给我们一个答复，一个说法，你地震之后你采取了哪些措施？你组织了抢险队没有？我们的孩子在那里一直没人救，你有救援队没有？然后你征用了大型机械没有？我问他三个问题之后，他也没回答。到了最后他办公室有一个小伙子，他说我们也忙，当时无头绪。我说，不是你忙的问题。他说人手不够，我说你可以发号施令。我就指着一个武警，他就站在我跟前，我说，你们给他发一句话，他都得上去执行，我们叫天叫他去，等于放屁，他不会听我的。我说你干什么去了？我说你找这些理由，你滚一边去，没你的事。问完之后，就是那个网上下跪的那个蒋书记，说了一句话：如果地震之后是我的责任，枪毙我脑袋都行。我说，枪毙你脑袋也行，只要能换回一个孩子的生命，哪怕不是我的，也可以。

五福小学（即富新二小）家长去找他，就是准备去上访，到四川省去。他到半路上就拦着这

些家长。拦了几次没拦住，后来他就到前面跪下来，主要是把家长拦住不到上面去上访。他是心中有愧，并不是他是同情家长，他是怕他的丑事让上级知道。

当时报得快是都江堰和什邡，大家在中央电视台都看到了。我们一直没报，我们地处盆地边缘，交通便利，但是却迟迟没有救援。当时我们的市委书记说我们能自救，部队已经到了南广场，但是迟迟没有进来。地震第三天、第四天部队进来的时候，包括那些部队官兵、包括大校之类的看了都流泪。

为什么我们的领导等于白痴一个？什么大型机械都没有组织，平常就知道盘剥老百姓。当时他仗着什么呢？绵竹市是四川省百强县前三甲，他以为税收好，他站在县城里面指挥，根本就没有去巡视，到后面报也没去报。

后来我们再去找他的时候，政府就开始下令抓家长。我们有一个政法委的副书记，曾经在现场抓人的时候，我站在他旁边，他就说：“直接给我抓！”。我说，你凭什么抓？因为我认识他。他说：“不管，先给我抓再说，以免让那些记者拍摄到了。”他就直接这样说的。把那些记者都赶走，把家长当成犯罪分子抓，其中就有我爱人，抓到德阳市区派出所，早上九点、十点抓去，关到晚上十二点。那天也是家长找政府诉求，就是说这个问题该怎么处理，但是他们就从德阳调过来警察。我当时不在场，我爱人跟我讲的，当时她站在马路对面，在那里看，就这样警察也把她抓了，抓到德阳市金羊派出所。回来的时候，两只手臂上都有伤，紫一块红一块，我都照了照片。快到12点的时候（警察）打电话让我去接人，就有这样的荒唐事，我老婆出来时说，把他们抓进去审问的时候说，“你们谁指使的，你们联合了谁，你指使了他们？还是他们指使了你？”。他们按的罪名：破坏了社会稳定，围堵政府。扣了两个高帽子，你连诉求的地方都没有。

我们家长找到东汽，一个常务副厂长接待我们，答复我们几个家长说：03年开始响应国务院的号召，剥离事业单位，到05年12月31号，整个事业单位，学校、医院这些都拨给市政府了，包括钱，拨几个亿，都给市政府了。其中专门提到修学校这块是七千万，当时划拨了四千万。05年开家长会时就说，明年06年要给你们搬新学校。到06年又说明你给你搬新学校，也没搬。修学校的那块地在当时汉旺镇驾校旁边。07年学校也没修，学校答复我们，钱是拨了的，修没修学校跟我们无关，你去找市政府。

现在要问的就是，这些钱哪儿去了？为什么不修学校？干什么去了？地震的时候，我们的市政府都搬到新区，不到一年时间就修起来了，就是现在的景观大道。但是学校修了三年没修

起来，这是什么原因？修你们的政府大楼就这么快，而且是搬到新区，征地也这么快，用的地方还是良田，还不是非耕地。德阳市的答复是，这是地震的原因。三年没有修学校，人死了，归地震；学校修好了，孩子们在老学校里被砸死了，归地震；好像他们一点事没有。天下有这样的政府吗？有这样的道理吗？是不是把修学校的钱修你们政府了？到现在也没有说法。谁挪用了这些钱？谁在管修学校这些事？也没有任何说法。

大地震时，我们感谢全国人民给我们捐款捐物。我们最不能理解的，就是这种官僚、这种渎职。到现在没有给我说法，就是踢皮球，他们还坐在那个位置上。据我们家长了解到情况，我们当时的市委书记蒋国华，管教育的副市长——名字我不知道，还有教育局局长车明全，他们三个应该为此承担责任！应该说他们三个推不了责任，但现在他们一点事都没有，凭什么？我们死了那么多人，他们什么也没有答复。

大地震刚过了一个月，德阳市副市长张金明，给我们家长开会，答应的事情一个都没兑现。最后他自己都说自己是在放屁，他自己说没说过那话。

另外，当时我们到县中学教育局办公的地点，找教育局的时候，云南省公安厅已经收集了这个学校的很多个遇难学生的DNA，准备做鉴定，算是给我们家长一个安慰。但是后来DNA鉴定杳无音信。有家长问到云南省公安厅，得到的答复是：德阳市公安局和德阳市政府把所有的DNA档案都要回来了，不做了。这就是他们政府的作为。本来能解决的，非要隐瞒。

灾后重建，中央领导和省委书记刘奇葆，那次到汉旺来了，从绵竹到汉旺的路，岔路都封闭起来了，路两边的花草和树都是向农民租的，摆在绿化带里边，等他们走了再拔出来。欺上瞒下，做面子活儿。这是刘奇葆感谢江苏援建汉旺镇的那天。

我们这些家长，最难过的是节假日，春节。家家团聚的时候，自己在家里流泪。十七、八岁的孩子，不可能忘。（孩子）遇难以后，我看他母亲太伤心，我把孩子平时用的东西丢掉或者送人，但是有些东西还是不舍得丢。

实际上，如果追究这些责任人，是对我们死去孩子最好的安慰。我们不求其它的，也没有给地方政府找多少麻烦。找到四川省信访办，他们往下推。我去中央信访办，他们说过段时间。地震当年，要办奥运会，我们理解。我也是爱国的，但是爱国不能以我全家的精神支柱为代价。奥运之后要庆国庆，但是到现在位置，还是没有满意的答复。

如今，他们对我们就是打、压、抓，还有就是拉拢。杨占彪，原来是交警队的，后来被评为

先进。其实上他在哪儿（学校）待了三天多，四天，他的孩子也被压在下面，只是先被刨出来。说他是先进，一直战斗在抗震救灾第一线，我觉得这是个很大的讽刺。东汽里边，政府给他们东汽里的学生家长做工作，不让他们找，找了就丢工作了。

全国人民的捐款，除了对口的以外，大部分都捐在政府或者红十字会，在政府手上。你要重建、要享受捐款，要政府给你。如果你闹事，他就不给你。孩子在学校有保险，但是这个保险一直没有理赔。对每一个死亡的孩子，红十字会和残疾人协会捐了六万块钱。这六万块钱我一分都不想要，我只想要一个好好的人。

他们不处理这件事，我就一直要找。当时的市委书记蒋国华，还有管教育的副市长，还有教育局局长车明全，一天不处理他们，我一天不会停止找。如果到我死的那天，这件事还没有处理，我一定会找两个人给我垫背。我就是这种想法。他们这些渎职者，这些犯了错而心安理得笑话我们的人，不会有好下场的。

（结束）